

世界偉大宗教的信仰

姚賢慧譯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種 九 十 三 第 書 叢 年 青

仰信教宗的人偉界世

原序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記述，而不是要解釋偉人的宗教思想。它的內容包含直接的引證而很少評論。

內中所選定的人物，代表的是不同的範圍，讀者可以知道，就是在基本的信仰上相同的人，在意見方面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例如在政治家裏面，格拉斯冬（William Ewart Gladstone）的確定的信仰，是與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懷疑的信仰很不同的；又如司高特（Sir Walter Scott）或撒克萊（W. M. Thackeray）的信仰又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或司蒂芬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信仰要堅定的多。編者並不是要將在信仰方面猶疑不決的人，或是自安於不知的人寫成純粹的信者。本書不過是要記載許多在信仰的程度上有差異的人，對於上帝及這種信仰的含義所持的見解。

在論到拿破侖（Napoleon）的一本書裏，赫德生（W. H. Hudson）說：他對於宗教的態度是不能確定的，因為他所說的話，因時因人而各異；『他公開發表的意見，與他在私人談話中所發表的意見是完全不同的。』當然，有許多人是這樣的，在本書裏，也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要深深地感謝我的朋友和同工里特牧師（Rev. George A. Little），他審慎地看過了我的原稿，也給了我不少好的建議。

亞傑爾華勒斯（Archer Wallace）

目次

第一章 探險家的宗教信仰

(一)	克利斯多弗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一
(二)	關波特	(John and Sebastian Cabots)		二
(三)	威廉潘	(William Penn)		三
(四)	法蘭西斯德芮克	(Sir Francis Drake)		六
(五)	瓦特爾拉利夫	(Sir Walter Raleigh)		八
(六)	約翰富蘭克林	(Sir John Franklin)		一〇
(七)	爾勒斯特夏克爾頓	(Sir Ernest Shackelton)		一一

第二章 藝術家的宗教信仰

(一)	米克恩其羅	(Michelangelo)		一三
(二)	理我納多大文錫	(Leonardo da Vinci)		一五

(三)	任白蘭特 (Rembrandt)	一七
(四)	葛斯德夫多拉 (Gustave Dore)	二〇
(五)	何孟鴻特 (Holman Hunt)	二一
(六)	便耶敏韋斯特 (Benjamin West)	二三

第三章 著作家的宗教信仰

(一)	瓦特爾施高特 (Sir Walter Scott)	二六
(二)	查理狄根斯 (Charles Dickens)	二八
(三)	威廉美克皮斯撒克萊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三〇
(四)	羅貝特路易斯蒂芬遜 (Robert Louis Stevenson)	三一
(五)	李阿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三三
(六)	維克多羅俄 (Victor Hugo)	三六
(七)	傑姆斯巴理 (Sir James Barrie)	四〇
(八)	納珊宜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四二
(九)	盧瓦拉斯 (General Lew Wallace)	四四

(一〇)	阿爾羅便納特 (Arnold Bennett)	四六
------	-------------------------------	----

第四章 商業家的宗教信仰

(一)	喬其威廉 (Sir George Williams)	五〇
(二)	威廉赫斯克勒佛 (William Hesketh Lever)	五二
(三)	提摩太以登 (Timothy Eaton)	五四
(四)	威廉哈特勒 (William Hartley)	五七
(五)	約翰華納美克 (John Wanamaker)	五九
(六)	喬其皮巴特 (George Peabody)	六二
(七)	威廉道其 (William E. Dodge)	六三
(八)	亞撒爾拿照 (Arthur Nash)	六四

第五章 音樂家的宗教信仰

(一)	約翰西伯斯與巴克 (Johann Sebastian Bach)	六七
(二)	喬其弗德列翰德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六八

(三)	莫查 (Mozart)	六九
(四)	法蘭士里斯 (Franz Liszt)	七二
(五)	路德章凡貝多汶 (Ludwig van Beethoven)	七五
(六)	查理剛羅 (Charles Gounod)	七七
(七)	菲力孟德遜 (Felix Mendelssohn)	七八
(八)	求設比浮的 (Giuseppe Verdi)	八〇
(九)	金納林德 (Jenny Lind)	八一

第六章 哲學家的宗教信仰

(一)	約翰華方哥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八四
(二)	撒母爾強生 (Dr. Samuel Johnson)	八七
(三)	湯姆斯卡賴 (Thomas Carlyle)	八九
(四)	約翰羅斯金 (John Ruskin)	九一
(五)	奧理浮溫德荷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九三
(六)	拉爾夫華多愛姆遜 (Ralph Waldo Emerson)	九五

(七)	路多夫克理斯多夫倭達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九八
(八)	亨利瓊斯 (Sir Henry Jones)	一〇〇

第七章 詩人的宗教信仰

(一)	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一〇三
(二)	約翰米爾頓 (John Milton)	一〇六
(三)	亨利克海英 (Heinrich Heine)	一〇九
(四)	羅貝特伯恩斯 (Robert Burns)	一一一
(五)	威廉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一一五
(六)	阿弗勒丁尼遜 (Alfred Tennyson)	一二七
(七)	亨利瓦滋華氏朗弗樂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一二〇
(八)	約翰格林利夫瑟蒂爾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一二四
(九)	法蘭錫士湯浦遜 (Francis Thompson)	一二八

第八章 科學家的宗教信仰

(一)	加爾斯羅貝特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131
(二)	湯姆斯亨利赫格斯萊 (Thomas Henry Huxley)	135
(三)	阿弗勒羅素華拉斯 (Alfred Russell Wallace)	137
(四)	傑姆斯楊辛浦遜 (Sir James Young Simpson)	139
(五)	威廉湯姆斯克爾文 (Lord William Thomson Kelvin)	140
(六)	路易巴士多 (Louis Pasteur)	141
(七)	加爾斯浦羅蒂斯登墨滋 (Charles Protus Steinmetz)	142
(八)	金路易阿格錫士 (Jean Louis Aggasiz)	144
(九)	奧力浮羅其 (Sir Oliver Lodge)	145
(一〇)	威廉安斯樂 (Sir William Osler)	148
(一一)	米克爾以德華斯開普平 (Prof. Michael Idvorsky Pupin)	150
(一二)	亞德爾湯姆遜 (Sir J. Arthur Thomson)	153
(一三)	傑姆斯金斯 (Sir James Jeans)	154
(一四)	湯姆斯阿爾華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156
(一五)	羅貝特安德列密立根 (Robert Andrews Millikan)	158

(一六)	亞德爾斯單來愛丁頓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一六〇
------	--	-----

第九章 軍事家的宗教信仰

(一)	偉大的阿弗勒 (Alfred the Great)	一六五
(二)	勝利的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一六六
(三)	奧力浮克朗韋 (Oliver Cromwell)	一六七
(四)	約翰翰浦登 (John Hampden)	一六九
(五)	威靈登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一七〇
(六)	拿破侖彭納波 (Napoleon Bonaparte)	一七二
(七)	哥登將軍 (General Gordon)	一七五
(八)	斯冬瓦傑克遜 (General Stonewall Jackson)	一七七
(九)	羅貝李將軍 (General Robert E. Lee)	一七八
(十)	優理錫斯格蘭特 (General Ulysses S. Grant)	一八〇

第十章 政治家的宗教信仰

(一)	威廉格拉斯冬 (William Gladstone)	一八三
(二)	約翰白萊特 (John Bright)	一八五
(三)	威廉韋貝華斯 (William Wilberforce)	一八八
(四)	俾士麥 (Bismarck)	一八九
(五)	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一九二
(六)	便耶敏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一九五
(七)	亞治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一九七
(八)	但尼爾韋不斯特 (Daniel Webster)	一九八
(九)	提我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二〇〇
(十)	吳德羅威爾生 (Woodrow Wilson)	二〇一

第一章 探險家的宗教信仰

一 克利斯多弗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中世紀早先的探險家，凡是對於地平線那一邊的想像很不清楚，但卻渡過了地圖上所沒有記載的海洋的，多數是有很深刻的宗教感覺的人。宗教的信仰和探險的精神有許多相同的地方。當克利斯多弗哥倫布還是個青年的時候，他就抓住了那偉大的理想——就是此後管轄他的終生的理想。他感覺他是被召去開闢新大陸，正如別人是被召去宣傳福音一樣。他再三的說，他是上帝手裏的一件謙虛的，可是特受選拔的工具。上帝用他來擴大人們的知識。爲他作傳記的人說，他喜歡他的名字克利斯多弗 (Christopher)，因爲他相信他是被選召的將基督帶過海洋的人。(在拉丁文中，Christopher 作 Bear Christ，即背負基督解。) 關於他的深刻的宗教信仰，華盛頓伊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寫過下面的一段話：

「宗教和他的整個的思想及行爲打成一片，在他的私人的，沒有給人看過的寫作中也很顯著。他每次有偉大的發現，必即刻祈禱感謝上帝。他們望見了新大陸的時候，祈禱的聲音和讚美詩的音樂從他的船上出來，他上岸後的第一件事便是俯伏在地，感謝萬能的上帝。每天晚上，他的水手歌唱着聖詩，在那不信上帝的地土上，它的荒岸上的美麗的樹林之中，他們做彌撒禮拜。他的一切的偉大的事業都是用神聖

的三位一體的名義成就的。在上船以前，他必先領過聖餐。宗教深入了他的靈魂，並且使他的行為充滿了莊嚴和安寧。他的言語是純正而謹慎的，沒有含着咒詛和不適當的話。」

二 開波特 (Cabot)

約翰開波特 (John Cabot) 和西伯司與開波特 (Sebastian Cabot) 兩人，是差不多像哥倫布一樣著名。從前這些勇敢的探險家，都是粗俗耐勞的人，但是在心裏，他們是敬拜和信仰上帝的。雖然他們的自動的對於佈道的努力中，含有許多腐淺的迷信，可是他們以及許多其他的探險家確實感覺傳播基督教是他們的責任，這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坦然的報告他們佈道的方法，——常時他們用了各種的方法，惟獨不用溫和的勸化。雖然如此，他們確實是快樂的，因為敬拜偶像，貪食人肉，兇惡殘暴的工人也接受了基督教，並且服從祖國的教會。

一五五三年，新的探險事業又在計劃之中。那時的西伯司與開波特，已經是七十八歲，因年紀太老，不能實際參加，可是他寫了一篇含有三十三條款的文件訓令艦隊。這文件——開波特兩人遺留下來的僅有的作品——是滿充着決斷，以及由經驗中得來的智慧。它也顯示出一種對於宗教的深刻的虔誠，這是當時的探險家所不易有的。它鼓勵對於領袖的忠心和順服，警戒妒嫉和不和睦的危險，並懇請他們遵守秩序。內中有兩條專論守宗教儀式的重要，另一條申斥對於宗教的辯論。十二和十三條的條文如下：

「在任何船上，不可用毀謗上帝的話或可惡的誓語；船員中不可交換下流的話，污穢的故事或褻瀆的言語；也不可有骰子，紙牌，以及別種不正當的遊戲，因為它們不但使參加者貧窮，也造成爭打，口角，吵鬧，戰鬥，以及謀殺等等的……它們破壞參加的人，並激起上帝的義怒……要避免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邪惡，並要避免弊端以及罪孽的傳染。犯罪者經一次的勒告而不改良的，要依船長和領袖的判決而受刑罰……」

「在每一條船上，牧師，商人，或曾在其他船上學習過的人，要念早禱和晚禱，以及國王和本國律法所指定的別種公共禱文，並且虔誠地帶着基督的精神宣讀聖經或它的註解，以尊敬上帝；航海的人也要用謙虛的祈禱求得上帝的恩惠。」（註一）

III 威廉潘 (William Penn)

在那些為探險的精神所感動，而深入廣大，但少人知道的區域的人當中，威廉潘應佔一個最重要的地位。當威廉潘是個十六歲的孩子時候，他到大學去，在那裏他不意地發現了牛津 (Oxford) 是湯姆士洛 (Thomas Loe) 的家鄉。他這個良善的人為了良心的原故，在那裏已受監禁。這個貴格會教友的人格吸引住了那青年學生的沉思的性情，同時他為了信念所受的痛苦喚醒了他的最深的同情。潘使他的父親恐懼的是：他熱誠地擁護那受逼迫的信仰，因此，大學的當局對他非常的不滿意，乃決定令他退學。

「他自牛津退學以後，被任爲碇泊在金撒爾城（Kinsale）的一個分艦隊的儲辦糧食者，同時又奉命管理他的父親的愛爾蘭（Ireland）的產業，並且住在那裏。正當他從事于這工作的時候，湯姆士洛又來訪柯爾克州（Cork），潘當然去參加了他的集會。潘告訴我們說：「這樣，上帝在他的無窮盡的仁愛裏，領導了我青年時的脚步，當時我差不多二十二歲。他利用一個貴格會教友名字叫湯姆士洛的，來向我爲他的永生的道理作見證。」那可紀念的，有歷史性的禮拜中所用的經文，像一個釘子釘在一塊穩固的地方一樣，是緊緊在那個青年官的心上。

「潘像觸了電一樣。他整個的人深深的受了騷動。有一個紀錄上記着說，「熱誠的不滅的火在他的心裏即刻放了光。」貴格會的紀錄也證實說，他非常的受感動，並且哭了很多。」爲了要實現他這個志願，他乃放棄了他已往所懷抱的一切其他的希望。這正是一六六六年——倫敦被火燒的年代。

「司陶頓博士（Dr. Stoughton）說：「潘的悔改現在是完成了。我們不要看他的悔改好像只是一種意見的改變。它深入了他的道德的本性，它使他做了一個新人。他的精神生活和意識超入另一境界。」（註二）一六八一年，他的父親遺留給他一筆英國政府的一萬六千磅的公債。他便允許接受德內瓦河（De-laware River）以西，瑪利蘭州（Maryland）以北的一塊大地，作爲該款的交換。在一六八二年十月廿七日，潘便從英國動身。

此後的一世紀中，歐洲有大隊的人開始向西邊遷移，可是當潘到那邊的時候，白人的居留地人口還

很稀少，同時有許多的危險，嚇着那些初來的人，其中最大的便是印第安人對他們的仇視。潘一到那邊的時候，就做了一件非常的事。他召集印第安人在一棵榆樹底下和他開會，現在那邊已樹了一塊紀念碑。他來的時候，沒有武裝，這對於印第安人是件很詭異的事，所以他們也丟了他們的弓劍。潘乃和那些樹林中的野蠻人很嚴重的訂了一個條約。他告訴他們說，除了他們的友誼之外，他不要什麼別的東西。他請上帝證明他的誓約，就是他和他的友人們，無論如何必不傷害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也允許遵守同樣的誓約。

歷史家朋克拉夫特(Bancroft)說：「這個和平的條約是在露天之下，德內瓦河的旁邊訂的，有太陽、河流，以及樹林作它的證人。他們沒有用正式的誓語來證實它，也沒有用簽字和印章來批准它；這個會議沒有文字的紀錄，它的條文不存在耐久的紀念碑上，但存在人的心裏。當那曠野的簡單的兒子回到他們的草蓬裏的時候，他們用貝殼珠記載那契約的歷史，並且許久以後，在他們的茅屋裏，他們還在乾淨的樹皮上數着貝殼，回憶威廉潘所講的話，他們也將那些話重述給他們的子孫和外人聽。」

潘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他相信以愛得人是可能的。他讀了又讀登山寶訓(The Sermon on the Mount)，尤其是關於怎樣待遇仇敵的幾節，他讀的最多。他決定要克服印第安人，可是他所用來得勝他們的方法是表現基督的精神，他是很偉大的成功了。朋克拉夫特寫着說：『在那舊世界的茅屋裏，他們愛惜他的名字像一個家常的字眼，從撒斯塊翰那河(Susquehanna)直到海邊，沒有一個草蓬裏的居民對於他』

的德性發生疑問。他的名聲像世界一樣廣大；在那少數的享有恆久的榮耀的人之中，他也是一個。」

四 法蘭西斯德芮克 (Francis Drake)

論到法蘭西斯德芮克——以丽莎白 (Elizabeth) 時代中的最有色彩的人——湯姆斯富勒爾 (Thomas Fuller) 寫着說：我們的船長對於上帝和他的教堂，是一個虔誠的人，他愛惜他當地的教會；他的生活是廉潔的；對人是公正的；講話是有信用的；對於在他下面的人，他是寬容的；他所最厭恨的便是惰懶。」

法蘭西斯德芮克誠懇的請求約翰法格斯 (John Fox) 殉道者 (The Book of Martyrs) 的作者，爲他祈禱的事是可注意的。一五八七年，他在開狄斯 (Cadiz) 打了勝仗以後，他寫信說：「寫給公義，可敬，虔誠，有學識的父親，我的好友，傳揚上帝的道的法格斯先生。法格斯先生，近來我們和西班牙人打仗，得了那樣快樂的勝利，我深信你曾經忠實的爲我們祈禱，因此，我也沒有忘記將你算作參與那成功的人。」

關於這一封動人的信，爲德芮克做傳記的一個人說：「他寫這封信的時候，那個神聖的精兵是死了，可是我們可以相信在他臨終的時候，他還在做着這些禱告。在他的信裏，德芮克敘述了那戰爭的簡略的經過，在末了，他又一度的要求他爲他們祈禱，「以致我們可以繼續稱頌以色列，」並且簽名說：「你的在基督裏的親愛的朋友和忠實的兒子。」後面還附了這樣的一段話：「我們的仇敵雖多，可是我們的保護